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六年

第一五六八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568)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0199 和 Corr. 1)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五百六十八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四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恩桑泽·特伦斯先生**(布隆迪)。

出席：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比利时、布隆迪、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索马里、叙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568)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0199和Corr.1)。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0199和Corr.1)

1. **主席：**按照上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巴尤尔

肯先生(土耳其)和维齐奥斯先生(希腊)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2. **小木曾本雄先生**(日本)：主席先生，我要热烈地祝贺你担任五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我敢向你保证，日本代表团会完全同你合作。毫无疑问，在你的明智而富有经验的领导之下，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一定顺利。

3. 我也要对阿根廷大使奥尔蒂斯·德罗萨斯和比利时大使隆盖斯泰分别担任三月份和四月份理事会主席时的服务表示钦佩。虽然在那两个月期间内安理会并未开过会，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两位代表都曾经在为重大问题作一连串有用的非正式咨商时表现了卓越的政治家风度。

4. 我可否也向秘书长表示我们极诚挚地感谢他编撰了一份致安全理事会的详尽而客观的报告。我还要极诚挚地谢谢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联合国军司令普雷姆·钱德少将和受秘书长指挥的全体联合国各职类文武人员，他们尽忠竭诚，纪律严明，努力履行安全理事会为这件事所托付给他们的责任和职务，至为可感。

5. 我们从秘书长现在的报告(S/10199和Corr.1)的引言部分知道过去六个月的情形大致仍然平静，但是，社区间的会谈及关于使情形回复正常的工作还是没有进展。我们也因为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第79段所说的话而感到沮丧，他说，社区情形越来越危险，因为作战能力随着时间的消逝而不断改进的双方武装齐全的军队经常发生冲突。

6. 鉴于塞浦路斯目前这种情形，日本代表团赞成秘书长报告所建议的办法，再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我们也不断地

深信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有重大任务要维持塞浦路斯两社区之间的平静，而且深信它已经顺利地防止了塞浦路斯动荡局势恶化，从而有助于维持国际和平。

7. 不过，我们支持理事会今天上午通过的决议〔第293(1971)号〕总不免有点勉强。我们知道有人批评联合国说，无限期地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显然已经产生了使可能爆发的情势长此存在的趋势，并且也成为无限期拖延当事方之间必要妥协的借口。我尤其要请当事各方注意这个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末了一部分。该部分准许延长联合国部队的驻扎期限是存着期望，认为到时候——意思就是说到了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最后的解决办法有了足够的进展，便可以撤退或者大量减少这支部队。我们对这个决议的支持完全是基于强烈的期望，认为当事各方会本着合作妥协的精神，正心诚意努力使该岛的基本问题最迟在本年底朝着谈判解决方向得到充分进展。

8. 过去的经验显示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大阻碍是两社区彼此互不信任，成见甚深，驯至分离对立。日本代表团认为如果要减少它们之间的敌意，恢复它们之间的互相信任，绝对必须采取以下几个步骤。

9. 第一、应当促请当事各方和当事各国政府尽量约束自己，采取稳重适中立场，尤其应该避免作口头或其他的威胁，或采用激烈的报复办法，更不宜发表容易严重地危害对彼此最后目标的相互信任的公开挑衅言论。

10. 第二、当事各方应当首先处理塞国土族失所人民回乡，非武装塞国希族平民通过土族塞人控制地区的自由行动，增进两社区经济合作等社会生活实际问题借以继续加紧社区间谈判。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方面得到一些解决办法，我相信就会加速其他各方面的情形恢复正常。

11. 第三、当事各方应当进一步加紧努力，减少军队的对抗紧张状态，并使冲突逐步减退，尤其是要减少比较敏感地区的对抗和冲突。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便可以进一步导致当事各国政府部队同时减少和撤退。关于这一点，应当强调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应当事各方的请求担任这两个社区之间的斡旋工作时，可以发生更积极的触媒作用。

12. 如果靠这种切实办法恢复了这两个社区之间的互信气氛，那么两社区都参加的进一步谈判的门户便将开启，谈判的目的当然是在求以独立主权的塞浦路斯国家作为基础的长期解决办法。

13. 应当回忆到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86(196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7段——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初决议——曾经建议由秘书长征得各直接有关政府同意委派一位调解员。到目前为止，这个求得解决的办法还是面临一个僵局，主要是因为当事各方彼此互不信任。只要彼此互相信任的必要气氛恢复，理事会同当事各方和当事国政府考虑恢复理事会最先决议所想象的调解员重要观念的可能性的时机便会成熟。

14. 到了那个阶段也就能够期望，由于社区和军事情势的此种改善，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实力逐渐削减到只是名义上现身到场的程度。

15. 最后，我要重申我们的愿望，认为应当本双方妥协的精神迅速找到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日本继续用志愿捐款去支援塞浦路斯国内的维持和平工作就是基于这样的了解。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向已经耐心担负提供维持和平工作部队负担的各国政府表示感谢。我们诚挚地希望塞浦路斯的今后发展不会使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的任何一人的希望成为泡影。

16. 我可否在结束发言之前同先我说话的各位发言人一起表示我们深切同情土耳其人民因土耳其国内最近地震而蒙受灾害。

17. **图迈赫先生**(叙利亚)：我要祝贺你第二次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位。几个重要决议都是从前安理会在你担任主席的时候通过的，因此我们早就认识你执行职务所具备的机智、普遍文化修养和坚毅等伟大的特质。

18. 我们也要向卸任的主席、比利时常驻代表隆盖斯泰大使及阿根廷大使奥尔蒂斯·德罗萨斯祝贺。虽然理事会并未在他们担任主席的期间正式开过会，却曾经有过重要的咨商会议和委员会会议。他们两位都表现真正伟大的高尚品格，对我们所遭遇到的问题有深刻的了解，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也有重大的责任感。

19. 我们对于忠诚勉力为联合国服务的罗尔兹·贝内特副秘书长的缺席当然感到遗憾。我们欢迎新副秘书长古耶尔先生，他是杰出的前阿根廷大使，既有长期的经验，又有关于联合国问题的深刻认识。

20. 今天安全理事会开会是要讨论关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日到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九日期间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工作的秘书长报告。照我们的看法这个报告的显著特点是率直坦白。我们的秘书长吴丹向国际社会说明了塞浦路斯人民所遭遇到的几个极困难的问题。我们看过这个报告的人个个都不能不对塞浦路斯目前所遭遇的危机的各重要方面的坦白报告和秘书长所提解决这个危机的切实建议，有了深刻的印象。

21. 我们之中凡是认识我们的秘书长已有若干年的人都知道他做事一向是以宇宙神教和人道主义的最高理想为动机。他并不因为看到了万变而虚伪的外貌便感到满足，还要研究问题的较为深刻的原因，——正如同沉思冥想的特点——讨探人性的根底。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数千年累积文化、人道主义和容恕的承袭之中所产生的。因此，他就我们现在审查的报告的引言中用极率直的辞令说明我们正在讨论的形势：

“过去六个月关于防止战争复发的形势大致仍旧平静。不过，社区间会谈和使情形恢复正常的工作都没有显著的进展，结果是形势更加紧张，政治气氛恶化。”〔S/10199 和 Corr.1, 第 2 段。〕

报告把下面这个严重的警告作为结语：

“这种危机不但对岛民有最严重的后果，且也很可能构成对东地中海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同上，第 81 段。〕

22. 不必说，叙利亚是这个东地中海地区的一部分。这个地区的历史——我的意思是说这整个地区的历史——充满了人类的大悲剧和人民大众的无法形容的痛苦。因此，尽量用需要我们用的一切忠诚和客观观点去处理这个严重形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但如此，正如我从前有机会说过的，我自己的国家，叙利亚和实际上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同所有当事国——土耳其、希腊和塞浦路斯——有最密切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何况还有使我们团结一致睦邻和友好的历史关系。所以我要趁这个机会向我们的

同事、土耳其代表、表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和叙利亚政府和人民对土耳其数日前因地震遭遇大悲剧致以真诚慰问。

23. 秘书长报告一方面申论理事会现在极熟悉的塞浦路斯问题的引伸出的各方面和表现，另一方面却也并不忽视根本的基础问题。秘书长提到了现在严重形势的几方面，他告诉我们说：“表面上情形继续平静，”接着又说：

“虽然紧张程度不时在改变，起伏不定，彼此互相信任和信赖的气氛却显然仍不存在，这种气氛是获得情势改善所不可或缺的。相反的，有几个时期双方在军事上相当的耀武扬威，并表现出极端敏感。”〔同上，第 26 段。〕

幸亏秘书长私人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以及联合国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全体官兵和文职人员努力执行职务，他们才能照报告书所说的造成了直接对抗地区的缓和情形。

24. 第三章也告诉我们说：“除了公共服务的恢复和经济合作方面有一点发展之外，关于情形回复正常方面并无重大改变。”〔同上，第 38 段。〕

25. 分离隔开的经济发展趋势并未扭转过来。不过，有一个有希望的调子，有人告诉我们说，政府由世界粮食方案和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协助举办的各项农业计划已有了更多的合作。

26. 极敏感的问题之一是流离失所人士的问题；报告告诉我们一项新的发展：“政府已经通过它的出席社区间会谈的代表提出了一项失所人士回到他们的村庄去的方案。”〔同上，第 51 段〕我们诚挚地希望能靠着社区间谈判的持续为全体失所人士重返他们的村庄和田园的事情得到更大的进展。我们相信这一点可以导致这个地区紧张情势的减轻。我们同样地希望社区间的谈判将使失所人士及迁徙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仍旧无变化——继续受检查。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斡旋是这个形势的一个积极因素；他随时为直接有关当事各方效劳并继续和希族和土族两社区的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络。

27. 今天上午我们表决了第十九次延长联合国维持和平军驻扎期限的决议。我要引述安全理事会两位又是常任理事，又是有经验的我们同事的话作为对延长这个部队驻扎期限的评语。他们先后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召开的会议上发言，法国代表先说：

〔发言人用法语继续发言〕

“在这种情况下，我同代表团认为如果能避免新的对立，那末把联塞部队再维持六个月就可能会有助于便利报告中所说的险峻道路，以期找到一个合理和合乎实际的折衷办法。

“但是应该再度强调指出，联塞部队的驻留只有在可以促进这种发展的情况下才说得过去。在困难的经费情况下，这似乎是自动地延长约七年以前就决定进行的行动，我们无法赞同这种延长，如果其唯一的效果是造成一种危险局面，并作为一个借口，对必要的让步作无限期的拖延。”〔第一五六四次会议，第 125 和 126 段。〕

〔发言人又用英语发言〕

28.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发表了有关同一问题的话，他说：

“这份报告书载了一个建议说应当再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驻扎期限延长六个月。关于这一点，应当注意，自从联合国部队为了大家都知道的理由初次在塞浦路斯出现以来，已经差不多七年。无论如何，总不能把这样长期驻扎在这个岛上当作是正常的。苏联代表团仍旧主张，这种联合国工作不能也不应当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同上，第 161 段和第 162 段。〕

29. 今天发言的发言人中的确有许多人都在复述这种印象。这些话在讲的时候是对的，今天仍旧是对的，在今天之后的六个月、一年或者一年半也还是对的，只要如果需要或者请求再延期一次。

30. 虽然联合国部队曾经发生过而且继续在发生有益而有利的的作用，他们却永远无法替代社区谈判，尤其是因为塞浦路斯这两个社区过去已经共同存在，将来也要继续共同存在。

31. 最后，我们完全赞成秘书长的意见，认为“务须保持目前的平静，方能力求促成全体岛民之间关系的真正改善。”〔S/10199 和 Corr.1, 第 80 段。〕

32. 社区谈判不但仍旧是谋求协议解决最好的办法，而且在目前情况之下大概是谋求协议解决唯一的办法。我们也表示我们诚挚地希望各方面想尽各种办法，使现存的变本加厉的紧张情势减轻，让全体塞浦路斯人民和他们的真正朋友都能盼望整个东地中海有比较光明的前途。

33. **科斯久什科 - 莫里泽先生(法国)**：首先，我要同先我发言的人一样向我们的土耳其同事就使该国受惨重打击的灾祸表示深切的同情。事实上这些自然的、从而也是不可避免的灾祸在各国和人类的集体努力中应该享有优先次序，以减少该国人口所遭受的痛苦。无论如何，这些灾祸应该使我们反省一下，了解到世界各种分裂、冲突和战争所构成的人为灾祸常常多么可笑，而人为灾祸却占去了我们大多数的活动。这些灾祸也应该帮助我们了解到，要想达成解决，可能就需要我们表现更合理的态度和更大的人类团结精神。

34. 主席先生，我会规规矩矩地遵守安理会经约斯特大使提议所通过的规则。因此，我不想对你说什么话，也不想对你的前任或新同事说什么话，但是我希望你和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沉默是一种深微奥妙的颂词，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克制的陈述。

35. 法国代表团去年十二月十日在安理会〔第一五六四次会议〕就关于第十八次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期限的决议举行表决后，曾表示对于该岛上有威胁性的不稳情况长此下去感到忧虑。

36. 今天提交我们审议的秘书长报告中表示了同样的焦虑。

37. 不错，正如该文件所说的，以往这六个月至少在表面上很平静，而引起枪击的事件，和以往六个月比较起来，次数也没有显著增加。不错，在少数几个部门里也有了或多或少的进展，特别是某些公共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了。毫无疑问的是，正如我们去年所希望的，该国政府已采取主动措施来解决流离失所人

士的严重问题，而它在这个主题上所制定的方案始终是两个社区代表交换意见的主题。

38. 尽管如此，两个社区间的分裂仍然既深且大。彼此的怀疑造成一种全面的不安全气氛，并导致为可能发生对抗而不断加强和训练的“两个武装精良的军事力量的持久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巨大的诱惑，就是使用武力而不有所迁就。到目前为止，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和他的助手们的警觉和审慎，联合国官兵在普雷姆·钱德将军率领下所进行的长期监视，他们在必要时立即作出的干与，他们在执行所负微妙任务时所表现的忠诚和纪律，使他们能够维持住一种脆弱的现状。只要看看我们所收到的报告，就可以了解到当前的局势是多么飘摇不定。在塞浦路斯的炽热气氛里，显而易见的是只要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而秘书长已经强调指出，战争一旦爆发，就不但对该岛居民有悲惨后果，而且会严重威胁到东地中海的和平和安全。

39. 对于这种危险的增长，我们应该作出什么反应呢？具体说来，联合国如果考虑到它的责任，应该如何促进真正和平的恢复呢？

40. 秘书长告诉我们在当前的情况下“别无良策，只好建议联塞部队再延长六个月……”〔S/10199和Corr.1,第86段〕。他向我们保证联塞部队与主要关系方面保持友好的工作关系，而各主要关系方面也好象同意把联塞部队再维持一个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再度支持了刚才通过的决议。但是象几分钟以前叙利亚代表一样，我们要再度表示疑虑。到目前为止，联塞部队每一次几乎自动的延期都使我们能够防止最坏的事情发生。我们希望今后六个月也会这样。但是我们一再说过，这违反了众所周知的联合国利益，而且如果对主要有关方面来说这种延期不过是被当作一种工具来使必要的诚心协商和必不可少的彼此折衷无限期拖延下去，那末这种延期也会违反它们的利益。多年以来，也有许多代表发言强调指出，分别经济发展的趋势加强了，而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口却渐渐地认为禁止另一部分人口使用某些公共道路是理所当然的事。军事方面的准备有增无减。这样一种发展很明显地不会导致和平，而只能使局面日益困难。

41. 秘书长接下去说：

“联合国在塞浦路斯承担的责任似乎有长期继续下去的可能，这给本组织在面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上带来了基本问题。我相信，把通盘审查本问题的工作再长此延迟很久，是既不可能，又不明智的。”〔同上，第87段。〕

这就是秘书长在上次的报告里要我们加以考虑的警告。我们希望塞浦路斯境内各方面也能严肃地对待这个警告。

42. 不管阻挠和拖延双方达成协议的该岛上的实际困难是什么，主要障碍很明显地是心理上的，这是由于思想和行为型式的原因，因此这些型式必须有所改变。

43. 正如秘书长所说的：“真正缺少的、需要恢复的是，关系各方对对方的诚意和最终政治目的的相互信任。”〔同上，第82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秘书长吴丹怎么能不深深遗憾最近双方重要人员所作的声明好象造成了严重的误会，损害了双方的信任呢？我们必须和他一起希望所有有关各方的领导能公开重新声明他们有决心通过和平方式达成一个持久性协议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44. 最有希望的途径仍然是两个社区之间的协商，不论当前这种协商正在起着何种变化。这种协商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应该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希望这种协商在合理的时间以内能导致一个全面协定，因为正如最近一个方面所承认的，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在新因素的出现可能使困难增加的意义上来说是有害无益的。

45. 困难必须加以克服，而且立刻加以克服。有人说要作到这一点，必须双方能证明自己是敢作敢为、有想象力和诚心诚意才行。没有人怀疑它们能作到这点。但是，它们知道失败时可能发生的悲惨后果，而且它们极愿求助的国家的政府可能鼓励它们采取理智的态度，所以它们也必须有达成协议的坚定意志。

46. 努尔·埃勒米先生(索马里)：让我首先向土耳其代表团表示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真诚的同

情，最近地震造成天灾，使土耳其国内各地受到破坏。

47. 主席先生，因为你担任了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的职位，我荣幸地代表索马里共和国代表团向你表示真诚的祝贺。我不需要详细说明我对于今天领导我们讨论的工作落在一位同事又是私人朋友的身上所感到的满意。

48. 我也要向你的前任，阿根廷和比利时两国大使，表示祝贺，因为他们在任期内表现了政治家的风度。

49. 应当祝贺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同事们，因为有关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活动的报告很清楚而且讲到最近的情形，同时也因为他们努力执行本理事会给他们的任务。不过，秘书长的报告显示这个多事的岛上的形势并未改善。形势既然并未改善，就不会激发情况回复正常，尤其是据说当事各方都采取不妥协态度，当然就无法激发情况回复正常。

50. 我们曾经盼望，经过若干年的冲突和战争之后，塞浦路斯人民本身会在他们的社区谈判中更认真努力，使岛上情形回复正常。可是，我们了解情势牵涉到无法一下子解决的各种困难，但是这两个社区的领袖必须表明意志和决心，把他们国家的前途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并在他们的同胞之间寻求一个暂时协定。这两个社区过去已经在一个或另一个称霸东地中海的外国的统治之下共存了四百年，我们认为他们没有理由在身为独立主权国家公民的今天何以不能共存。我们相信永久解决这个不愉快情势的办法完全是在这个岛的领导人的身上。他们的人民从一九六三年起就已经因这个分裂小国发生内战，饱经艰苦，备尝忧患。

51. 我们根据这些简单的理由才在这里强调塞浦路斯岛的当事各方的领袖都需要有决心和勇气，用他们的全部力量和机智，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如果他们要保持和享有他们靠着他们的人民因摆脱历时数十年的殖民地桎梏蒙受重大牺牲而得到的独立和国家地位。

52. 照我们的看法，这才应当是他们努力的主要动机，因为我们相信——我本人也要在这里向塞浦

罗斯代表说明——除非塞浦路斯人民接受这个真理，否则不管有多少外界的帮助或者说多少想要解决的话都永远不会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

53. 就为了秘书长在他的报告最后一章中如此明确表示过的同样理由，索马里代表团才投票赞成今天理事会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驻扎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直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止，因为我们认为不幸岛上生活的政治和其他各方面仍旧处于不稳定的基础上。

54. **芬奇先生**(意大利)：为了尊重本年二月间我也曾在安全理事会第一五六五次会议上作过的不花时间去说恭维话的承诺，我要象法国代表那样，不向主席先生和理事会前任主席奥尔蒂斯·德罗萨斯大使、隆盖斯泰大使和各位新同事致意。但是，我敢向主席先生保证这样做意思并非对你不敬重，不尊重或者不推崇，更不会减少我们对你们各位在崇高职位任期内所作的咨商和有用工作的真诚谢意。

55. 我也要向巴尤尔肯大使表示意大利代表团真心同情土耳其国内最近一次地震灾害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不时受到同样天灾的意大利当然完全了解这些天灾所造成的人类痛苦和问题。我确信当我说我们同情我们的土耳其朋友感觉到悲伤的时候，我是代表意大利政府和人民说话。

56. 我代表意大利代表团对提交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草案所投的赞成票证明意大利政府坚决支持联合国在塞浦路斯国内的维持和平工作。这种支持是从两个基本的理由产生的：第一个是一般性的理由同意大利政府对世界组织的功能的看法有关系；而第二个理由是比较特殊性的，同我不必再说的在地理和历史上都和意大利极接近的一个岛上的情形有关系。

57. 我要就第一点说一些一般性的话。多年来意大利政府的一贯政策是主张永远加强联合国的维持和平力量。确保国际和平和安全是本组织存在的主要理由。它的权力以及它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积极政治因素的长期存在都要看它能否迎合大众舆论和各国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期望。

58. 秘书长曾经在四月一日召开的维持和平工作问题特别委员会会议(第四十九次会议)上讲到

这些期望。当然我们大家还记得各国元首和各政府首长的强有力的呼吁。他们都在第二十五周年纪念届会上强调加强世界组织的维持和平机构是一件紧急迫切的事。大会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四日郑重通过的宣言中〔见第 2627(XXV)号决议〕重申其决心，要采取切实步骤就执行合乎宪章规定的联合国维持和平工作的更有效的程序，达成协议。之后，大会又通过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第 2734(XXV)号决议〕，全体一致促请全体会员国适应当前需要，同意订立合乎宪章规定的更有效的维持和平工作的原则，并支持特别委员会努力就有关这种工作的各种问题以及工作的适当公允筹款规定办法，达成协议。

59. 关于第二个特定点，让我首先说明，意大利政府自始便已为了以下两个理由支援并继续支援联合国的塞浦路斯工作：第一、因为这种工作符合意大利对整个维持和平问题以及对过去象意大利以人力物资援助刚果和中东有案可稽的工作所采取的态度；第二、因为本组织能在这个特定时机证明，一如它已经证明过的，它有能力恢复和平，防止地方冲突变成国际紧张不安的温床。

60. 这一点可以由这一个清楚而具体的报告再加以证实；我们觉得应当为了这个报告向秘书长表示感谢。使人高兴的是已经在过去六个月中防止了战事的复发，所以我本人也要向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和联合国驻塞部队司令钱德将军表示赞扬。这两位连同联合国工作部队全体成员都不惜个人牺牲，继续执行一项最值得做的工作。他们完全值得我们全体一致的感谢。我们认为仍旧需要他们驻在塞浦路斯，所以秘书长建议把联合国驻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是对的。我们欢迎理事会已经同意这个建议的事实。我相信意大利政府决不会不对继续维持联合国驻塞部队六个月期间的开支提供和它以往所提供的数额相同的经费捐款。

61. 既然我已经提到这许多人对联合国的塞浦路斯工作所作的无价贡献，我也要带着感激的心情提到何塞·罗尔兹·贝内特在这一次和其他各次的重大联合国工作所起的重大而有收获的作用。我们觉得遗憾，我们所珍爱的好友健康欠佳，竟使我们失去了他的无价合作，我们祝他一切顺利。

62. 同时我也要向新副秘书长罗伯托·古耶尔表示热烈欢迎，他已经表现了他的伟大才具、干练和远见。

63. 不管怎么样成功，维持和平却永远不是建立和平的替代物。因此，我不能不对秘书长所指责的社区间谈判和使情形回复正常的努力都一无进展，表示深切的忧虑——尤其不能不表示忧虑，因为吴丹警告一次新的危机很可能会构成对东地中海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

64. 意大利代表团心里曾经想请求在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第 293(1971)号〕作一个小的修改——就是删去执行部分第二段“目前顺利的气氛和机会”字样——理由是因为不幸秘书长报告反映了全不相同的情形。如果我们并未提出这样的请求，那是因为我们希望不久便会再造成这些更有利的情况。

65. 我们确实需要看到塞浦路斯国内现存的不稳定状况会变成一个长期安定的情形。我们当然承认牵涉的问题错综复杂，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在这岛上生活的两个社区的权利和利益是无法调和的。

66. 根据我们本身的经验，不管是怎样不相同，意大利代表团认为没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处理的，只要共同有诚意要解决它；认为主要当事各方都应当集中注意力在真正的利益，在他们人民的福利；认为他们应当专心致志，处理他们一致共有的事情，不要费力去管使他们分裂的事情。换句话说，塞浦路斯的社区间谈判能够导致一个永久解决办法，如果双方都努力寻求一个把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统一以及完全尊重两个种族团体自由表达的意志和他们的个别权利和利益等原则作为基础的公平合法妥协办法。当然，还需要恢复对这些谈判的信心，为了建立信心起见最能有助益的莫过于每一方面都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我想，我们大家都明了今天的大众舆论是很敏感的，无论是有人说明或者未说明的话，人民都会正确知道或者感觉到那些发表公开声明的人在想些什么。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在一个行动速度达到超音速的世界上，拖延策略已经是过时而不合时代。

67. 最后，我们要进一步呼吁当事各方真心努力通过和平办法，谋求早日满意解决。任何一个争端的

最好解决办法总是从主要当事各方之间的直接会谈和谅解得来的，拿塞浦路斯来说，就是两个社区之间的直接会谈和谅解。不过，万一不幸这些会谈无法产生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希望会有结果，意大利代表团便将准备照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第八十七段所建议的，对这个问题作一个统筹全局的检讨。凡是同我们一样认为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安全责无旁贷的人士都不能不毅然负起托付给我们的责任。秘书长向我们发出的呼吁使我们更加义不容辞。

68. **库瓦加先生**(波兰)：我们今天开会的动机之一似乎是在求简短。我将设法适应我们讨论的这种趋势。但是，我希望主席让我热烈祝贺你第二次担任安全理事会的职务，让我再说一遍我国代表团和我对贵国和你本人的友好感情。

69. 稍微回忆到三、四两个月就自然会使人向阿根廷大使奥尔蒂斯·德罗萨斯和比利时大使隆盖斯泰表示最诚挚的感谢，特别是因为他们他们在他们发起和安排的交换有关最重大国际和平和安全问题的意见时供给我们指导原则。

70. 安全理事会今天显然是带了心事重重的感觉来讨论塞浦路斯的情形。这个问题摆在理事会议程上已经很久，理事会专为通过临时性的办法经常频繁开会，可是问题仍旧未解决，没有进展，有几方面情形还恶化，这个事实不能不使人感觉到严重的忧虑。这种忧虑已经反映在我们杰出秘书长的报告中。这种忧虑显然也在辩论期间出现过。

71. 比我先说话的许多位发言人都已经充分引述了秘书长的报告。因此，我不必重复这些引述的话。波兰代表团在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始终强调只有完全承认和尊重塞浦路斯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谋求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的相互谅解和协议，才能达成塞浦路斯情形正常化。这种正常化对塞浦路斯的人民有利，对缓和世界敏感区域的紧张情势，对塞浦路斯成为一个秉持不参加军事同盟政策的独立爱好和平的民族所负的任务也有裨益。

72. 要情形正常化便需要尊重塞浦路斯人民决定内政的主权权利，作为一个外表构架。因此，它也需要消除阻挠问题的解决的一切帝国主义军事势力。

73. 我们把希族和土族社区间谈判当作使塞浦路斯情形正常化的内部因素。我们也不免有理事会今天辩论中所表示的牵挂，认为这些谈判应当进行无阻。我们希望谈判可能尽早有结果，顺利完成。我们一向支持而且要继续支持塞浦路斯人民想巩固它的独立和主权、想找一个同塞浦路斯全体国民的利益以及国际和平安全相符合的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的愿望。我们已经投票赞成今天上午向理事会提出的决议草案，照秘书长征得塞浦路斯和当事各方的同意并根据现行办法而提出的建议，再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

74. 不过，我们要声明我们决不能认为联合国部队驻扎塞浦路斯到现在七年多是一个正常现象。去年六月安理会辩论这个问题，〔第一五四三次会议〕当时波兰代表团发言，就已经促请注意这个事实。我们也曾经说过，我们想要表示我们的信念，认为不久便会有联合国部队从塞浦路斯撤退的机会。这是我们去年六月说的话，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话。

75. 我要在结束之前再说几句话，几天以前土耳其国内发生地震惨事，我想向土耳其大使表示我们深切的同情。

76. **刘锴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可否首先和先我说话的其他发言人一起向你和各位杰出的前任主席表示敬意？这一次并不是你初次主持我们的讨论，你以前当主席，既有活力而又忠于职守，已经博得我们的钦佩。

77. 我也要趁这个机会向最近土耳其地震罹难的灾民表示中国代表团的同情。

78. 中国代表团欢迎理事会全体一致决议，再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照我们的看法，目前岛上的情形需要这种延长。

79. 中国代表团注意到在秘书长这个报告所涉的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日到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九日的期间内塞浦路斯的形势仍旧是比较的平静。破坏停战的事虽然是有，可是情节尚属轻微，不重大；开枪发炮射击事件发生的次数还未多到或者严重到足以妨害一般的平静状况。然而使人觉得遗憾的是，一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的导言中所指出的，“社区间谈判和谋求

情形恢复正常的努力显然都没有进展，结果是情形更紧张，政治气氛恶化。”〔S/10199 和 Corr.1, 第 2 段。〕

80. 当然，这并不是说过去六个月没有任何重大进展。正如塞浦路斯代表在他的声明中所强调的，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在私营部门，以及在若干半自主和非政府的机构内，希族和土族塞浦路斯人民之间的接触联系还是保持着。公用事业的正常化也有进一步的进展。

81. 不过，只要没有一般性的政治解决办法，经济方面的进展就必然是有限的。在以往的七年中，联合国部队已经顺利地使社区的冲突不致恶化到成为混乱和漫无止境的流血。但是，归根结蒂，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所能担承的任务无非是为最后的长期解决作准备工作。政治解决只有通过当事各方的直接谈判才能产生。我想这一点今天上午土耳其和希腊两国代表已经说得很清楚。在进行中的社区间谈判对塞浦路斯的前途，关系重大。只要这些谈判继续不断，就有希望。如果谈判失败，后果必定确实是严重而且有深远的影响。中国代表团恳切希望未来几个月内这些谈判加速进行，这样才可以找到一个积极而行得通的解决办法。

82. 照中国代表团的看法，联合国的塞浦路斯行动对整个维持和平问题都有牵连关系。类似工作的前途大部分将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成败而定。我以为绝对需要避免让人得到一个印象，认为一旦维持和平的工作开始，大概就会变成一个永久的行动计划。

83. 在未结束之前，我要趁这个机会向秘书长和前副秘书长罗尔兹·贝内特以及驻塞浦路斯的全体文武官员表示中国代表团感谢他们为了联合国执行指定给他们的繁重职责，效率很高而又忠于职守，实在功不可没。

84. **尼科尔先生**（塞拉利昂）：主席先生，我代表塞拉利昂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职务，这是我非常愉快的责任。经过同你密切共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现在毫无疑问认为你才气纵横，担当重大任务，一定胜任愉快，使大家都感到满意。我也要让塞拉利昂代表团和你会合一起对比利时大使隆盖斯泰和阿根廷大使奥尔蒂斯·德罗萨斯推崇备至。这两

位先后担任三月份和四月份理事会主席，给我们重要而有用的领导。我们大家都记得他们在努力执行职责时所表现的机智以及他们为了有关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事情，给我们的优异的简要指点。

85. 我们要通过巴尤尔肯大使，为了一再发生的地震灾害，向土耳其政府表示我们的深切同情；最近和以往几年，许多人因此丧生，财产也遭受重大损害。

86. 现在我提到今天会议的主题。照塞拉利昂代表团的看法，理事会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决议草案〔S/10209〕要再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六个月是极合理的，因此，我们赞成这个草案。秘书长报告的导言使我们不存幻想。岛上的一般情形现在比较平静，但是，它可以很快就爆发成一阵风暴。这个报告注意到：“社区间谈判和谋求情形恢复正常的努力显然都没有进展，结果是情形更紧张，政治气氛恶化。”〔S/10199 和 Corr.1, 第 2 段。〕

87. 这个报告资料丰富，向我们提供了目前情形的平衡评价。但是，拿这个评价同以往六个月期间的的评价比较一下，便知岛上的社区间关系恶化。我们本来可以期望紧张形势普遍松弛，尤其是因为自从第一次规定由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现身到场以来已经有七年之久。

88. 登克塔什先生和克莱里季斯先生之间的社区间谈判让我们存了很大的希望，在目前成为谋求和平解决的主要途径。我们觉得——这一点不但在塞浦路斯国内是如此，就是在世界其他各地也未尝不是如此——在这种情形之下应当由政治领导人的朋友们给他们力量和鼓励，使他们在对他们自己的拥护者讲话时有勇气。

89. 希腊和土耳其的传统都含有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一样的原则。塞浦路斯双方的领导人都应当更加强有力地宣扬鼓吹这一点。我们知道，这样一来，他们便会遭受他们自己这一方面的过激分子攻击，认为是出卖，还会引起对方不信任和不相信。但是，如果领导人要敢作敢为，有成就而又要垂诸永久，那么舍此别无他途。因此，我们呼吁关系各社区和解从速纠正从前的错误和凌辱贬损。

90. 我们赞成秘书长的呼吁要双方本真正互让的精神继续社区间谈判。除非当事各方都愿意并决心让步，否则不会有什么进展。

91. 塞拉利昂政府同秘书长一样的忧虑，认为如果谈判失败，不但对岛民有重大影响，对于必定受到严重威胁的东地中海的和平和安全，也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92. 塞浦路斯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独特罕有的。也许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帮助各社区求得一个解决办法，一旦它们了解它们遭遇到的问题以前也曾经在别的地方出现，人家正视这种问题，设法对付，现在还在其他地方，包括非洲，出现，当地人士也正视这些问题，设法对付，有时候还对付得相当成功。

93. 我们盼望有一天独立统一的塞浦路斯的公民能够说一声，“我是一个塞浦路斯人”不提他或者她的祖先的原国籍。

94. 我们绝不低估此种办法固有的各种困难，因为这两个社区的祖国都是这样有吸引力地和这两社区靠近。为了这一点，我们呼吁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运用它们的全部劝导能力促使岛上这两个主要社区和解妥协。

95. 这个报告的积极方面使塞拉利昂代表团大为满意，这便是塞浦路斯各地人民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已有进展，供给土族塞人地区的公用事业也正在逐步推广。我们认为人民经济发展的改进是改良社区间关系及和平合作所绝对需要的。

96. 末了，我们要祝贺并赞扬秘书长，因为以往七年他在这样困难艰苦的环境之下表现了领导才干，孜孜不倦。我们也对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奥索利奥-塔法尔先生、他的军队司令钱德少将和新副秘书长罗伯托·古耶尔以及文武职员表示莫大感激，他们的贡献已经消弭了岛上的一场战争。我们对负责这一次使命的副秘书长罗尔兹·贝内特的尚未及时，颇嫌过早的退休深表同情。

97. 报告里的数字本身就说明了秘书长和他的职员的成就。以往三年枪击事件的次数不断减少，现在比三年前几乎减少百分之九十，这个数字使人最感

振奋。虽然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还有许多事要做，可是没有人能够否认保持这一次维持和平的行动计划是苏丹行政当局的重大成就之一。

98.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也要祝贺和祝福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布隆迪代表和担任三四两月份主席的阿根廷和比利时大使。我也要祝贺第一次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新同事布什大使担任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重要职位。同时我也希望有他和其他成员一道积极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会有助于加强联合国在国际政治上的效率和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系统内负维护和平与安全主要职责的机关在国际政治上的效率。我也希望布什大使的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不但会促进安理会通过有关加强和平和安全的各项决定，而且——我要特别强调这点——会促进彻底履行安理会所作的各项决定。

99. 我已经向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该国所遭受的自然灾害表示吊唁和衷心的慰问。现在我要就我们的邻国遭受灾害、造成许多土耳其人死亡和很大物质损坏一事再度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100. 现在谈谈正在讨论中的问题，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在开始时就强调指出，苏联一贯从有必要加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立场看待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所辩论的问题。这种看待方式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主要目标和宗旨。

101. 最近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为和平、为加强安全和国际合作以及各地人民自由独立而斗争的综合方案。这个方案反映出苏联外交政策中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武断行动和阴谋的坚决反对，在解决紧迫国际问题方面的建设性提议，和对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和平共存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一贯捍卫这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102. 勃列日涅夫先生的报告和代表大会的决议所阐述的任务包含了当前历史阶段中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会有利于一切人民和国家，不论他们属于什么社会制度或处在地球的什么地方。代表大会所制定的任务是切合实际的，因为它们是根据

近些年来在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斗争方面所达到的成果或计划的措施而来的。这些任务是今后几年的切合实际和充满希望的行动纲领。完成代表大会为维护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而制定的这些任务可以确保国际关系由紧张变为缓和和持久和平。这就是很多国家和世界舆论对于这些任务的了解。

103. 苏联在设法完成这些任务时,会遵守原则,前后一致,同时保持灵活的态度,并适当地照顾到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有切身利益的一切国家的合法权利。代表大会决定在和平斗争中应该有头等重要地位的任务是消除现有战争温床和防止其他战争温床出现。这无疑是最迫切的任务,因为只要侵略行为继续下去,国际关系就不可能正常化。

104. 在当前的情况下,苏联认为只要所有愿意维持和平的国家同心协力,那末防止更多战争温床的出现是切合实际、可以实现的任务。必须创造条件,以便在解决争端时拒绝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可以变成国际事务中的不可改变的法则。

105. 为了有利于和平的加强,苏联也赞成尽可能利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为了后世免受战祸而成立的联合国的资源。联合国能够而且必须更加努力,来加强国际安全。苏联对于解决当前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也同样是它看待塞浦路斯问题的态度。

106. 苏联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在苏联政府、苏联在安全理事会及其他场所的代表的声明中一再阐述过。这个立场现在仍然完全有效。苏联立场的根据一向是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必须是为了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以和平方式达到,必须是以减少世界上这个重要地区的紧张为目的。任何这种解决都必须以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自由、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础,因为塞浦路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联合国会员国正在对各军事集团实行和平和不结盟政策。毫无疑问而且不容置疑的是,塞浦路斯内部问题的解决是塞浦路斯人自己的事,他们是联合国一个主权会员国的公民。

107. 塞浦路斯问题必须不经外来干涉加以解决。所有希裔和土裔公民的合法权利必须受到普遍的尊重。苏联坚决反对任何人在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主

权或违反塞浦路斯人民重大利益而有利于外来势力的自私的帝国主义目的的情况下背着他们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108. 我们深深相信,如果要确保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完全独立、完整和主权,所有外国势力必须从该国领土撤退,所有外国军事基地必须拆除。

109. 苏联代表团也要强调指出,如果严格依照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第186(1964)号决议,那末所有国家就有必要避免采取违反该项决议并可能使塞浦路斯问题变复杂的任何行动。

110. 也应该指出,塞浦路斯是欧洲的近邻,该大陆事务的情况极其直接地影响到塞浦路斯局势。因此就不得不对最近欧洲缓和紧张的趋势表示欢迎。就苏联方面来说,我们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贯主张履行进一步措施来加强欧洲的和平和安全,最重要的是迅速召开一次有关安全事务的全欧会议。

111. 今天安全理事会再度就秘书长关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日至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九日期间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来审议塞浦路斯问题。我们读这个报告时,一定会注意到有一段话说希土两个社区的代表仍然在进行会谈,以期解决它们的共同问题。我们认为这些会谈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内部事务。我们诚恳希望,为了塞浦路斯共和国及其全体公民的利益,会谈能及早圆满地获得积极性结局。毫无疑问的是只有这样相互了解和善意相待、只有不经外来干涉尤其是任何外来压力才能创造环境,使所有塞浦路斯人,所有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国家的公民能够过和平和安全的生活。

112. 苏联代表团特别要强调指出,和秘书长报告中所表示过的一样,我们对于在达成基本问题的解决方面缺少进展感到忧虑。该报告中也建议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指出,自从外国军事派遣队以联合国部队的名义在我们所熟悉的情况下派往塞浦路斯以后,现在已有许多年了。我国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已经指出,我们不能把联塞部队在该岛驻了这么长的时间当作一件正常的事。象这样持久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不论有些代表团如何企图加以赞美,都不

要作为这类行动的模范。苏联代表团仍然坚决相信这个联合国行动不能也不该无限期继续下去。外国军队在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驻留,即使是由联合国主持,用联合国的名义,其本身也只能作为一种短期性非常措施,必须尽快终止。

113. 苏联代表团希望在联塞部队下次延期六个月期满以前,这种情况能够出现。同时,负责的人士大可利用这段时间来把事情思考一番,并采取措施来减少部队的数量。减少和撤退部队的观念目前很受欢迎,大可运用到塞浦路斯上去。基于这种了解,并考虑到各有关方面特别是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的立场,苏联代表团现在不想提出联塞部队从塞浦路斯领土全面撤出的问题。

114. 关于刚才通过的决议,更确切地说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第293(1971)号〕,苏联代表团认为必须特别强调指出,这个关于再度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延期六个月的决议证实了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86(1964)号决议以及安理会后来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定。苏联代表团认为这种情况在决定苏联对于今天所通过的决议的态度方面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性的因素。

115. 苏联代表团同时受权声明,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和我已经提到过的情况,苏联没有反对安全理事会今天就这个主题所通过的决议,但是必须有一项了解,就是延长联塞部队在有主权的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上的驻期一事必须完全符合上述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以及后来的各项决议的规定,也就是说,这些部队的任务必须维持不变,其经费筹措程序也必须维持不变,换句话说,必须是自愿性的。

116. 隆盖斯泰先生(比利时):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最热诚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位。自从我到纽约以来,我赞赏地注意到你的杰出外交才能和你的深切的责任心。我几乎不必再说明,我看到一个与比利时之间有着既亲密又互利的关系的国家布隆迪的杰出大使,以这样大的才能和威权,指导我们这个组织中主要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进行工作时,是多么感动了。我也要谢谢很多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117. 在说明我国政府对这次会议的议程项目的看法以前,我要向土耳其代表表示比利时人民对于很多家庭因东土耳其某些地方遭受严重地震破坏而丧失亲眷一事的悲悼之意。

118. 安全理事会现在又一度被要求就再度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期延长六个月一事表示意见。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认可安理会决定的决议,因为我们赞成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日至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九日在塞浦路斯的行动报告中的意见那章所作的推论和述评。

119. 不错,与上次报告比较起来,秘书长最近所提的报告中有一些积极成分——例如两个社区间的各种事件没有造成死亡,事件次数的减少,在恢复公共服务方面所获得的新进展——但是同样地,这个报告主要反映了看到塞浦路斯政治和经济情况发生恶化的客观观察者的忧虑和恐惧。第78段和第79段明确地阐述了导致两个社区分裂的那些纠纷的严重性。在仔细讨论过在各种全国性活动的许多部门中的发展以后,秘书长作了下列的评论:“塞浦路斯情况没有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进,也没有使岛上潜在问题朝着经由谈判获得解决前进的任何迹象。相反的……”〔见S/10199和Corr.1,第78段〕,后来又谈:

“岛上的情况表面上仍然平静……”但是“使两个社区仍然分裂的感情”有“深度。这个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两个配备精良的军队继续对抗……”〔同上,第79段〕。

120. 因此,我国代表毫无保留地支持秘书长在分析这个情况以后立即作出的两个结论,就是,第一,当前的平静必须维持,以便促进岛上所有人口之间关系的真正改善;第二,两个社区间继续以真正的折衷精神进行会谈是对于所有各方面都有利的。

121. 关于维持平静,我国代表团对于联塞部队的官长和士兵的机智、纪律和一般表现具有信心,该部队从一九六四年以来为恢复公共秩序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并不遗余力地设法防止事件恶化成战争。

122. 另一方面,除非两个社区的代表同时进行社区间会谈,否则维持秩序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什么结

果。我国政府坚决希望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会继续会谈，并互相作建设性提议和答复，以便获得全面性解决。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这两位人士所作的声明，其中说过尽管在基本原则方面有不能协调的分歧，他们会继续会谈，以便达成和平解决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容许不加宣扬的外交依常规进行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从经验中知道在紧张气氛中，公开声明往往使事情更加复杂，我们深信负责的领导人会了解这点。我国代表团支持秘书长向所有有关方面所作的关于表现出政治家风度的呼吁。我要进一步借此机会来赞扬秘书长和他派赴现场设法使两个社区的代表间达成和平并从中斡旋的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不断采取的明智行动。只有对国家利益有一个实际的积极性概念并从而维持国家的紧密结合，才能有助于在一个长期遭受苦难的国家内恢复信心。

123. 我国政府注意到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所涉的经费问题。比利时一如既往，必然会自愿作出捐款，作为该部队的业务费用。但是，我们同时也希望报告第 87 段中的建议会导致一个建设性的意见交换，我国将会参加这种意见交换。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行动的法律基础过分以经验为依据，因而太过于脆弱。

124. 在结束关于我国政府在塞浦路斯问题方面的态度的发言以前，我应该诚恳地赞扬联合国部队的官佐士兵在执行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 186(1964)号决议所交付他们的任务时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可以自豪地断言，联合国已经在塞浦路斯创造了秩序和平的成分。

125. **德拉瓜迪亚先生**(阿根廷)：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土耳其代表并通过他向该国全国人民表示对于该国一部分最近遭受地震破坏一事的深切慰问，该国历来经常遭受这种灾害。

126. 其次我要祝贺主席再度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们也要感谢秘书处有关我们正在讨论的项目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对罗尔兹·贝内特先生在这方面所作的卓越工作衷心铭感。我和我的继任者罗伯托·古耶尔是老朋友，我祝他圆满成功，因为我坚信他会卓越地继续他在访问塞浦路斯以后所开始的工作。对于秘书长的代表奥索里奥-塔法

尔先生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司令官普雷姆·钱德少将我们要表示道义支持，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在达成我们的既定目标方面正在发挥重大的作用。

127. 以往当安全理事会辩论这个问题而我国有幸为其成员之一时，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阿根廷代表团怀着一则以忧一则以喜的心情表示过意见。从那时以后，现在是第四年了，我们却看不到有任何改变，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可以使我们更欣喜或更忧虑。

128. 但这件事本身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感到不安。如果四年以来情况没有改善，这个事实本身就表示事情起了恶化，而事实上秘书长的卓越完备的报告正也很明确地表示了这点。

129. 但是我们确实相信在塞浦路斯方面有一个积极性事实，一个非常积极性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于本组织有积极性，而其结果对整个世界有积极性。一个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即联合国部队的驻留已经为停止暴力行为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

130.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在物质供养方面造成大量花费的部队将来能够撤退，以便让塞浦路斯的居民充分享受他们理应获得的和平。令人遗憾的是，达成这一点的条件还不见踪影。秘书长的报告在这一点上和在其他所有各点上一样说得很坦白，令人毫无可疑之处。

131. 这个国际性部队的驻留可以终止暴力行为，但是不能导致心理武装的解除。我国陆海空三军官佐对这点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这些日子一直为另一地区的另一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作着有效的贡献。

132. 报告第八章全章，特别是报告的第 2 和 26 段为这种心理状态提供了大量惊人的证据。这些章节中有一处居然说到“已经加深紧张局势和政治气氛的恶化”〔见 *S/10199* 和 *Corr. 1*, 第 2 段〕，而第 81 段则提出警告说：

“社区间谈判如果破裂，或承认完全失败而结束，塞浦路斯可能很快就要发生一次新的重大危机。这个危机不仅会给岛上人民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而且很可能会严重威胁到地中海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133. 事实上，如果不能在实质解决方面获得进展，这个国际性部队的维持本身就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目标。

134. 但是我们今天所审议的仅仅是第一个任务，我们虽然认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它却也的确有其局限性。因此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我们今天上午所通过的决议，因为我们完全相信这样一来我们是在一个良好的事业即和平的事业上进行了合作。

135. 我们今天的议程并不包括讨论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就决不讨论它；至少我国代表团不会。但是我们可不能对情况的潜在危险视而不见。

136. 我们都知道两个塞浦路斯社区所不幸感受到的恐惧和怀疑，而我们面前的秘书长报告也公开指出这种恐惧和怀疑。该文件第83段对该问题的唯一和主要方面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们认为其中已经表明惩治这些弊害的方法：“通过和平手段，在一个统一的、独立又自主的塞浦路斯基础上，达成持久的协议。”

137. 人们必须清楚地了解，我们坚信所有这些观念都在一种微妙的平衡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分量和意义，如果片面地强调二者之一，这种平衡就无疑会受到影响。

138. 我国代表团热烈希望我们能尽早达成这个实质解决办法。

139. **罗曼先生**(尼加拉瓜)：时间已经这么晚了，所以我想使我的发言尽量简短。但是我必须感谢阿根廷和比利时代表团在三月和四月所作的斡旋工作，并祝贺主席先生第二度担任主席的职位。

140. 我也必须向土耳其大使就严重破坏了该国的大地震表示我们的最深切的同情。

141. 关于安理会所讨论的决议，我们投了赞成票。由于尼加拉瓜代表以前就已经就塞浦路斯问题详细地表示过意见，现在又为时间所迫，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些意见加以重复，何况这些意见已经载在安全理事会的逐字记录中。我现在要进一步重申这些意见。

142. **主席**：我现在以**布隆迪**代表的身分发言。

143. 首先，布隆迪代表团义不容辞地必须通过土耳其代表就该国最近所遭受的自然灾害向该国政府表示同情之意。

144. 其次，我很高兴地代表布隆迪代表团向在塞浦路斯岛上代表秘书长的军民当局表示感谢，他们在任期内表现了杰出的忠诚和服务。

145. 第三，对于秘书长，我国代表团要很高兴地赞美他就塞浦路斯目前局势所作的全面和坦直的报告。同样，我也很高兴看到副秘书长罗伯托·古耶尔先生，他在短期之内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报告，这样对我们作了很大的协助。因此我要谢谢他，并祝他在新职位上有杰出的成就。我也要祝他的前任尽速完全痊愈，并希望他今后身体永远健康。

146. 现在谈谈安理会今天整天在讨论的问题，我必须首先说明，塞浦路斯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在全体公民象兄弟一般和谐相处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国家。

147. 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说的：“人民的权利很自然地是根据这个原则：各不同国家在平时必须尽量互利，在战时尽量不要互害。”

148. 如果这个动人的呼吁适用于所有外国，那末，对于塞浦路斯一个国家的同胞岂不更加适用吗？

149. 我现在要谈谈人类命运的不可分性和同一性。塞浦路斯岛几乎处于欧洲、非洲和亚洲三个大陆的交叉点上，而这三个大陆是相辅相成的优秀文明和文化的卓越中心，因此塞浦路斯是人类命运的不可分性和同一性的杰出象征。事实上，正如秘书长五月二十日的报告中所叙述的，该国正在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证明人类没有能力战胜他在混乱和分裂方面的倾向。

150. 不幸的是这些倾向在亚洲、中东、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很普遍。这种倾向容易造成内战、吞并战争、宗教冲突和种族及殖民战争。塞浦路斯的事情不能和地球上人类所遭受的这个普遍毒害分别看待。

151. 我自己相信解决使两个社区分裂的争端的唯一可行办法是两个社区必须有最后决心来为巩固不可分的同一塞浦路斯而同心协力地工作。

152. 但是，只有永远消除双方的相互控诉，才

可以设想有这种环境产生。互控只能使局势更加恶化，而局势已经有新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塞浦路斯国家的方案中应该有一个旨在消除深仇积愤的广大的调停和媾和运动。要达到这个阶段，双方的重大利益必须获得保障和照顾。双方同样声称有生存权和公民权以及从这些权利而来的所有特权。任何数量上或历史上的借口都不应使两个社区享受不到民权。在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关系上绝不容许有权力的垄断。由于两族人民对各自的祖籍的效忠使同一社会的两派无法保持爱国的忠诚，这种对于祖籍的效忠必须因他们对于唯一祖国塞浦路斯全心全意效忠献身的需要而加以扬弃。

153. 布隆迪共和国政府基于我上面说过的原则和用意，一如既往，已经授命我国驻安全理事会代表团支持今天上午所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根据和按照秘书长的报告而通过的，并且正合了亚里士多德——两个有关社区之一的一位祖先——在其《幸福论》中的一句格言：“政治的主要目的是在一个城市的成员之间建立友好关系。”

154. 联合国的主要关心事项之一应该是有坚定的决心使各种族之间发生深刻的人情、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渗透作用。

155. 由于当前塞浦路斯公民和其他各国的很多公民所面临的局势，我们必须抛弃那些陈腐的神话，这些神话长期以来在非洲问题上层出不穷，结果是非洲的声望和命运仍然被那些利用自己的标准衡量该大陆并判定说非洲人垄断了种族对抗的那些人所抵押。

156. 这些事态发展是各种族所共有的，必须世界社会紧密联合，反对这种种族心理病。这种病有两种并发症，使有些人变得超凡入圣，其他人比一般人还不如。有一种假设说，在相同情况下，各种族的智慧是相等的，只存在个别差异。非洲一定会攀登它历史上的最高峰，并实现全面繁荣。

157. 我们以新的方式来对待旧的理论。根据旧的理论，非洲永远受到先天无能的限制，不可能照顾自己。根据这些理论，一方面由于政治的改变，另一方面由于部落主义，使各方面受到危害。它们只是墨守成规地反映了笛卡儿提出的古老观念。笛卡儿在

《方法论》中说古代政权的统治者是天生或是命中注定成为管理公共事务的。

158. 很明显地，抱这种观点的人要把人类分为不同的类别，其中有一种人在种族上就有天赋，并有政治天才，另一种人永远没有管理国家或国际事务的能力。鼓吹这些教条的人由于害的种族心理病已深，他们标榜的这种独创高论，实在非常可怜。

159.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并不是一个以泥为足的巨人，也不会因微风吹过便倒下来。事实上，如果这个宽广的大陆取得一致调和以后，人们就会问是否还需要非统组织。我们一定要驱除我们脑袋里的人为的和灵巧的魔鬼。机械的统一是一项根本错误。文化、宗教和政治的机械统一都是不好、不健康和无益的，因为它的单调性使它失去效能。由于各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这个洲的组织只有在尊重差异和不同的情况下才有所成就，这就是相辅相成和精诚团结的基础。因此，过度强调这个非洲机构或有关非洲的各种问题的同一意见和立场都是空想。

160. 假如部落主义确是非洲在某些方面失败的根源，最少人们应当确认，这并不是非洲所独有的。无论如何，鼓吹种族特色而造成的害处，若与过去纳粹主义和今天抄袭它的种族隔离对人类所造成空前的祸害相比，不是相形见绌吗？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不是从别处输入非洲的吗？还要找再度指出非洲曾英勇抵抗这种外来的隔离主义的蔓延吗？因此，它有权提出，它本身是洲的一级上以致国际一级上和谐与团结的榜样。

161. 现在我以**主席**的身分发言。我的发言人名单上载有塞浦路斯代表的名字，他要求就行使答辩权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162.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因为你发表有关这个问题的建设性的声明向你表示感谢，并且我也要感谢理事会的其他各位理事用积极的探讨这个问题的方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各位理事在这里所说的许多事情同我在本理事会重复过许多次的事情一模一样，尤其是同我在安全理事会最近几次会议上所重复过的完全一样。

163. 我觉得很满意听到意大利代表芬奇大使说

问题是不难处理的——认为应当有了解的诚意和精神，认为要紧的是使人民团结的事情不是使他们分裂的事情。这就是我在前几次会议上所用过的同一句话——人民要注意使他们团结的重大事情，不要注意使他们分裂的人为事情。我要引述一次会议的记录，在那一次会议上我曾经说过：“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需要一样东西：以塞浦路斯现在是，将来仍旧是一个不分裂和不分割的完整单一体为基础的谅解和妥协……”〔第一五六四次会议，第184段〕。

164. 这就是问题所在。只要各方面都承认塞浦路斯是一个完整的单一体，现在是单一体，将来也是单一体，那么就会找到解决整个问题的办法。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它瓜分，我们当然就需要继续分裂下去；我们必须把它鼓动起来；我们必须在没有分歧的地方制造分歧，在有一点分歧的地方，扩大分歧。

165. 这是通常使人民走向分裂的方法，这个行动后面有某一种政治动机。整部分裂政策历史都是这种情形：找出一种可以制造分歧的小漏洞，如果你看到分歧衰退减少，便用一些方法去加强分歧。

166. 现在，塞浦路斯国内的例子多到我没有时间逐一说明。但是少数的几个例子却可以说明塞浦路斯国内发生的事情。我以前已经说过这一点。整个塞浦路斯问题是有人反对一个统一国家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人民希望合作和一起生活，而另外一个势力另外一个力量却在设法使人民分裂，设法不让他们和解妥协，设法使他们的和解妥协态度成为不爱国，设法使人民觉得他们是犯了罪因为他们同一个希腊人说话，设法使他们了解，他们对祖国的责任是恨希腊人，而且要继续这样的仇恨，以便它会走上把塞浦路斯的分裂作为目的的途径。

167.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我们留心，我们便会发觉——以前我们已经引述过的——土耳其国家元首和土耳其外交部长的声明都是说塞浦路斯的解决办法是把塞浦路斯分成两部分，把一部分给希腊，另一部分给土耳其。可是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一定要鼓起仇恨精神。我并不要提到这些事情，但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了。我们必须到达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必然会有解决办法，而且必须把塞浦路斯人

民共享和共同一起生活作为根据。人人都在这里说到这一点。我听到说，每一个人都了解塞浦路斯国内的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觉得满意高兴，这样也就指明了能够解决这问题的方法。

168. 现在，让我想一想。我非常尊敬的土耳其代表巴尤尔肯大使暗示已有人发表了一些关于塞浦路斯人民对希腊的感觉——要和希腊合并的感觉——的声明，而且暗示这是一个阻碍解决的新问题。

169. 现在我要就关于这些声明所说的话指出，在庆祝会发表的传统性的种族问题演说并不是在解释官方政策，更不能拿这些演说同官方宣布的决策以及符合这决策的实际行动对比，认为二者可以等量齐观。

170. 因此，这个求独立单一国家的政策已经一再正式公布，所以塞浦路斯政府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在求得单一国家的独立。我再把“单一国家”的话重复一遍，因为第一，这是会谈的经双方协议的基础，第二，这是秘书长要求我们做到的。秘书长的要求——我很高兴听到有几个代表团在这里提到这个我本人也曾经提到过的要求——说得很清楚“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手段达成以塞浦路斯单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根据的长期协议。”〔S/10199和Corr.1,第83段。〕

171. 除了靠着和解之外，难道我们还能有其他办法为这个单一国家以及谋求独立的解决办法效劳？有人会说：“可是，要有和解是有困难的。人民可能并不要和解。”实际情形是刚相反。因为秘书长已在他的好几个报告中指出过，人民准备和解，如果容许他们和解。秘书长在他的一九六八年三月九日报告中表示说通常的希族和土族塞浦路斯人民都希望在和平和融洽之中生活，所以似乎已经准备接受支持合理的妥协〔S/8446,第153段〕。

172. 他在另外一个报告表示意见，说看到两个社区的普通人民正在开始从容地恢复他们从前的友好关系会觉得何等高兴。

173. 但是，怎么样才能使问题的解决同土族塞人方面的态度调和？我曾经在安全理事会引述过——但是，我必须再提到它——一个向联络委员会提出的

文件。这个委员会内有希族塞人、土族塞人和联合国部队；他们都在研究社区间的问题。有人在这个委员会提出控告说，土耳其军事政权不许土族人民和解——不许和希腊人接触交往——并且使那些在飞地里面的人留在那里，不准离开，除非他们有许可证——准许他们暂时离开若干小时的许可证，这种许可证只发给那些他们知道是盲目信从而不会和解的人。因此，由于人民都希望聚在一起，飞地里面的土耳其军事政权便惩罚那些表示有任何一种和解的倾向的人。我在这里引述：

“违反命令，意图与希族塞人有贸易关系者，科罚金二十五镑五先令或判处有期徒刑。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科罚金一镑：一、与希族塞人交谈——只是交谈而已——或开始任何谈判或陪同任何陌生人进入我们的地区。二、因公与希族塞人接触交往。三、在希族塞人法院出庭。四、到希族塞人的医院探望病人。”希族塞浦路斯人的医院是共和国的医院。这些人民一概不许去这种医院去探望病人。凡是同希族塞人有任何交易的人或者向希族塞人购买能在土族塞人地区内购买得到的商品的人都被科罚金二十镑。为下列目的进入希族塞人地区者科罚金二十五镑，或受严厉惩罚，并处一个月有期徒刑或笞刑：“一、徘徊散步——不许可的——刑罚是：严厉的鞭笞；二、同希族塞人结交；三、娱乐；四、传播情报。”

174. 听到每一个人都在说要靠和解来解决问题，觉得非常满意。但是，正当土族塞人的少数民族社区受到国外的鼓励，根据极端的种族分离保持一项强制施行的种族隔离办法——不接触交往、不发生关系、不购买，不进入希腊商店——的时候，各位理事要不要正视塞浦路斯政府和塞浦路斯绝大多数人民所面临的问题。

175. 前几天我送给安全理事会的一封公函〔S/10187〕，里面提到了库楚克先生就这件事说的话。当然，他否认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劝告土族塞人不要同希腊人有任何交往关系。这种话怎么能同土族塞人和领导他们的土耳其政府真要一个独立国家的主张连贯一致？怎么可能有一个可以生存的独立国家，如果强使人民分开隔离。没有交往，他

们怎么能够合作？这正是他们无法走向正常化的理由。凡是要了解塞浦路斯问题而看过秘书长的几次报告的人都会发觉解除对立抗衡的问题，也就是解决双方对立抗衡问题的办法，才是最重大的问题。

176. 秘书长派到塞浦路斯去查明怎样处理这个部队——是否能撤退或者减少这个部队——的秘书处调查小组经过详细研究之后发表了一长篇报告，说妨碍联合国驻塞部队撤退的最大困难问题是距离很近的对立抗衡。对立是这样地接近，那些武装的人彼此是这样地接近，无论什么样的挑衅都很可能发生。

177. 它是一个心理问题。联合国部队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你不要解除对立抗衡，如果你不管所有这个期间内人民之间的平静、仍旧维持对立抗衡，以期加深紧张形势，至少可使那些有武装的人隔开点，这样他们彼此可以从遥远处怒目相视。”

178. 并不这样，土耳其那一方面不会接受这种建议的。这一点可以从那些报告中看出来。我不必提到它们；任何人都可以理解领会任何一个关于对立抗衡的报告。事实上，我已经在我的主要演说中提到了它们；现在我不要为它们再多花时间。土耳其那一方面既然不肯对对立抗衡的主要问题之一让步，当然就保持着敌对和分裂的状态。

179. 其次便是行动自由问题：如果要有必要的接触交往和结交组合，那么行动自由是不可或缺的。我的同事巴尤尔肯大使说——我同意他的话——所需要的是信任。如果不信任，当然就不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有过二十五年的裁军谈判，在这以前又有过二十年的裁军谈判，谈了这样久，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充分信任的缘故。没有信任，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因此，所需要的还是信任。

180. 但是，信任需要有友好的精神——结交、组合——去克服猜疑。你愈把人民分离隔开，他们就变得愈加猜疑；你愈把他们放在隔开的营地，他们便更加认为另一个营地里面的人是敌人。群众心理任何一种研究都会证实这一点。

181. 因此，要有信任，你就必须要有和解，要有和解，你就必须要有结交组合。要有结交组合，你就必须要有行动自由而没有阻隔的墙壁。你不可能有

结交组合，如果人民同希腊人讲话被看见了，当时立即受惩罚。不但如此，甲不能去看他想与之和解要好的乙，如果飞地里面的军事政权以刑罚迫使甲不得同别人和解要好。前一些时候我在理事会说到这一点，土耳其代表埃拉普先生并不否认它。他说“这是对的；你不应当同敌人有接触交往”。这就是给你的回答。

182. 因此，当我听了所有各种各样的发言人在本理事会说的话，我就有一些悲喜交集的感觉。他们的话，我实在心向往之。是的，我们要和解、和平及和谐。但是，同时我却却在想：但是，如果正常化受到了阻挠，——如果土耳其的态度阻挠了对立抗衡的解除——我们那里还能做到这一点。

183. 现在土耳其代表说了一些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话。让我们来研究这些话。他说只有在恢复了宪法的时候——每一件事情大家都同意了的时候——一切才会恢复正常。因此，必须在问题解决了之后才可以有正常化。但是，这样是完全颠倒的；它同现在刚说过的话是同样的一句话——在我们签订和约之前我们不可能有停战。但是，停战的用处只是在帮助签和约。秘书长答复这项意见说，如果我们要恢复正常，我们就必须有关于宪法的协议而且使每一样事物都恢复。秘书长强调他认为塞浦路斯土族社区和土耳其政府一直而且仍旧还是在误解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职务和责任。

184. 照秘书长在理事会说明的看法，理事会的意见“回复到正常情形”并不是要使塞浦路斯国内的情形，包括宪法的情形、恢复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以前的情形完全一样。

185.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次极重要的会议，因为它注重把正常化的需要当作求解决问题及帮助会谈的一个步骤。我们必须帮助会谈。每一个人都说会谈很重要；人人都同意这个问题必须要利用会谈谋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必须由塞浦路斯人自己去解决。因此我在这里很郑重地说双方的塞浦路斯人都准备解决他们的问题，如果他们不受外界的阻挠。

186. 现在光是说话是不够的：可能是空话；可能是在愤怒的时候说的话；在热情奔放的时候说的话；在并不反映我们所能看到的行动的时候所说的话。

187. 已经采取了什么加强塞浦路斯独立的行动？我已经说过，塞浦路斯政府已经提出过很有建设性的建议，尤其是最后几个建议。为了迁就对方起见，塞浦路斯政府已经在三个阶段都一再让步。为了接受对方的意见，它甚至甘愿把国家划分，只要划分并不毁灭国家；塞浦路斯政府已在“一揽子交易”中提出过这种建议。但是，土族塞人方面——并不是土族塞浦路斯人民，而是那些假借他们的名义管理对外交涉事务的人——不但不就地方政府问题作任何让步，而且提出了更多的不妥协的要求，要把国家劈开分成两部分的要求，这一点是行不通的。举一个例，只举出我以前说过的意见。一个国家里面有多数和少数民族，一个希族多数民族和一个土族少数民族，各村落杂处，每一个镇每一个区都有希族及土族两种塞人，比例因地而异，可是没有一区是土族塞人占多数的，在这样的国家里面，怎么有人能想到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个岛上要有地方政府；我们把这个岛分成几个地方政府，不是根据地域而是按照人种的标准划分。凡是有一个土耳其人的地方，不管他住在什么地方，他就受一个行政当局管辖，凡是有一个希腊人住的地方，即使这地方是在一个最远最尽头的角落，他也要划归另外一个地方行政当局管辖。”从这里进入第二个阶层，在第二阶层内又有分开的单独的州议会，如此类推，一直到最高层为止，都是分开单独的，任何时候都同中央政府没有联系。

188. 在所有宪法问题的历史上，这是空前的。因此，这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因此，如果能够克服这个困难，解决这个问题就不算什么一回事，几个月就可以解决。但是，我不要掺入悲观的想法。不是的，我们是乐观的。我们知道这些困难，但是生活本来就充满困难。有了困难就应当设法克服。如果一个人走了他相信是正直而正当的路线——我相信在我的所有发言中都能看到我已经走了在这里发表的言论中所走的同一路线——我们相信我们便能得到协议和和解。我们所要的是使塞浦路斯和解而且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团结中心，不是纷乱的焦点。我们相信，所有这些困难可以克服，而且可以在和解的气氛中克服。

189. 我在这里说的话原意并不是要非难任何人——既不是责备土耳其政府也不是指摘土族塞浦路

斯人。各种情形发生了，人民便采取这一种态度。因此，我发言只是要知道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克服这些问题，怎么样我们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没有我提到过的困难。

190. 报告中同这件事有关系的另一部分就是好几位代表引述过的第80段。秘书长在那一段说他和他的同事都曾经一再促请塞浦路斯问题的所有当事各方都要抑制和稳健，尤其要避免威胁或者采用过激的报复办法。报告的这一部分提到了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86(1964)号决议。这个决议说：

“念及联合国宪章各项有关规定以及……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该项规定：……”

然后引述关于会员国不得在国际关系上使用威胁或武力的整条条文。这个决议的执行部分第一段说：

“请全体会员国依照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不采取或威胁采取可能使享有主权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情形恶化或危害国际和平的行动。”

因此，这是明显地要求联合国会员国不要为了任何理由对塞浦路斯威胁使用武力，因为这是违反宪章的。

191. 为了这件事，我向安全理事会送了一件完全关于下面这一点的公函[S/10185]：关于报复，使用武力的干涉威胁。这是另外一个在塞浦路斯国内造成紧张情形的问题——外国干涉的威胁，这一方面的继续威胁危险。

192. 因此，我们首先有不断重现的外来危险的威胁。接着我们又有使土族塞人的领导人允许土族塞人聚集的困难。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但是，我希望而且相信、有了诚意——我们已经在政府所采取的正常化措施中显示了极大的诚意——我们便会到达诚意得到响应的时机。

193. 现在还有几桩事我必须在答复我的同事时一并提及。我曾经说过，使我的政府感到困扰的一件事就是报告所提到的土族塞人的极狂热的活动——他们的阅兵及他们拥有重武器。土耳其代表说这是不确实的。因此，我要把详细情形告诉他，好让他想法子证实。他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但是，让我们都晓得这些详细情形。我们知道这项情报是极可靠的，但

是，让我们看看：手提轻机关枪五百三十挺；A-4型和A-6型机关枪五百挺；哈乞开斯重机关枪四十挺；轻机关枪四十挺；防空机关枪三十挺；六十至八十一公厘迫击炮一百三十门；二、三、六至三〇五公厘防坦克炮、火箭炮一〇四门；57×75无后坐力枪三十二支。无后坐力枪是Turdyk所有的枪支，但是，我必须说明这些武器是比准许Turdyk有的武器还要重得多。Turdyk就是土耳其部队。我把这个情报给我的同事去检查核对，好让我们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4. 第二、土耳其部队通过塞浦路斯废止条约的联盟——但是，依照这个条约的规定他们可以在塞浦路斯国内驻扎土耳其部队——有军官五十名，士兵五〇三名和军士四十七名。他们是轮流交替的，最近这一次轮换的是半数。因此，轮值的军官人数大概应该是二十五名。但是实际上轮值的并不是二十五名而是四十六名。如果轮值的是四十六名，总数就不会是五十名。依照我们的情报，一共有军官一百五十二名而不是五十名。有军士九十八名而不是四十七名；有士兵一千二百名而不是六百五十名。这可能还是错误的。但是，这些就是我们所有的数字。我提到这些详细数字，因为必须把这件事弄清楚，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大致明了土耳其部队是怎么样，并不是那么样的。

195. 另外还有关于给予土族塞人经济协助的一点，我必须答复，有一整本帐簿把给予的协助逐项登录。由于他们所发动的那一种叛乱，土族塞人拒付电费，拒付水费，每一样东西都拒绝出钱。但是，为了和平和平静起见，每一样东西都免费供应他们。也许有少数情形他们是出了钱，但是一般而言，他们都不出钱。福利保险金每年至少损失三三一，〇〇〇镑，因为土耳其人不缴款。可是每年却付给他们一二〇，〇〇〇镑。

196. 另外一点涉及修理土耳其人房屋：我们已经尽量修理这些房屋，但是，象我以前所说的，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让土耳其人回去的。已经建造和修理好二百八十七幢房屋。为了这些房屋已经花了几乎四八，〇〇〇镑，而且建造修理还在进行之中。因此，让我们希望——并不是未来的几年，而是在安全理事会下一次为了这个问题开会的时候——我们也许有一些关于塞浦路斯情形的比较好的消息可以报告。这些

有比较好的消息的报告只能经由在本理事会提到过的方法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只能通过塞浦路斯人民本身注意使他们团结的东西而屏弃使他们分裂的东西，解决了问题，这种有好消息的报告才会出现。

197. 我想我还应当提到另外一件事：土耳其代表说，住在飞地的土族塞人三名曾在法马古斯塔地方被警察殴打。我有关于这件事的声明。

198. 五月二十三日，星期日，约在十二时四十五分的时候在莱夫科尼科村执行通常交通职务的巡警一人用信号要一辆路过汽车停车。车上的驾驶人并不服从警察的命令。警车跟踪，一直追到法马古斯塔郊外，这辆汽车才停下来。警察命令一辆不肯停止的汽车停下来，这种事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当场查明车上搭客是尼科西亚地方的伊斯梅特·科塔克，来自法马古斯塔的阿里·奥齐勒以及侯赛因·扎普里和阿里·盖诺格拉德。警察问他们为什么不服从警察命令把车停下来。他们回答说他们不知道这是警察的讯号。土族塞人当时经过搜查。除了一柄用弹簧开启的折刀被警察没收之外，他们并无任何显示有罪可以被控告的东西。警察于是乎听任这些土族塞人随意重新就道。

199. 如同以前我发言说过的，秘书长报告提到土族塞籍武装分子自从得到了行动自由便开始从事运送军火，从甲地运往乙地。因此，当警察向这辆汽车发出讯号要它停车，而它并不停下来的时候，警察怀疑车中人携带武器因而施以搜查，事属当然，警察并无错处。始终没有发生殴打情事，他们完全并未发生什么事情；只是一次很自然的勒令停车和在车内搜查而已。

200. 但是，这些土族塞人为什么反对警察勒令停车施以搜查。这是在行动还没有完全自由之前就经常发生的。如果是希腊人走进了他们从那里来的飞地，他们就不会因为交通灯号而被警察拦住。他们会被拦住、立即受逮捕、拘留，只因为他们是希腊人在土耳其人的地区出现。

201. 报告说联合国驻塞部队须设法释放误入土耳其人地区的人们。事实是当一个希族塞人误入土耳其地区时，他会被逮捕拘留，直到联合国驻塞部队出面干涉为止。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理由很简单：要避

免接触交往，使人了解希腊人不能进入岛上的这一部分，而另一方面的土耳其人也不可以到那里去，除非是有很特别的理由。同时，在塞浦路斯的其他地方，有一半的土族居民同希腊人生活在一起，并没有问题。问题发生在那些住在飞地里面的土耳其人。因此，我们明了在飞地企图利用墙壁达到分开隔离目的并未产生安全，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情形。这种办法并未建立一个国家而是毁坏一个国家。我们希望这种态度会改变。一旦这种态度改变——它有各种理由会变，因为人民的天性是友善的——我们便会把问题解决。

202. **主席：**土耳其代表要求发言，我很高兴地请他发言。

203. **巴尤尔肯先生(土耳其)：**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不想刚才罗西迪斯大使所说的那几点完全不真实的事情上耽搁安理会各理事国。我相信我今天上午的发言已澄清了他再度触及的各项问题。

204. 我非常了解罗西迪斯大使的困难处境；他费尽力气想解释他说过的话，以图得到安理会各理事国的同情，而在我看来，在今天上午的辩论中并没有人同情他。我不想逐点答复他。但我不禁在想，罗西迪斯先生这样详尽的解释，是不是要就塞浦路斯过去六个月的局势编写或提出一份新的报告，以取代秘书长提出的已由安理会处理的报告。我们已审议了这份报告，甚至还就报告通过了决议。

205. 大家说的话很多了，但正如在我提请安理会理事国注意的几份文件中证实的，问题的核心总是在希塞统一这个问题上。别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为了不耽搁安理会各理事国的时间，我要请教罗西迪斯先生一个可能真正有助于解决这件事的问题。我要提到S/10200号文件中塞浦路斯副总统库楚克先生的信。库楚克先生在信里说明了问题的要点和实际争执地方以后，请罗西迪斯大使回答，他是否愿意在安理会上发表声明，不再把希塞统一当作希族塞人的政策，并努力达成保障两族正当利益和权利的折衷解决办法。

206. 我很想知道罗西迪斯大使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希塞统一的目标一向都被虔诚地遵循着，它实际上否定了土族的合法权利，虽然默不作声，却是百般寻求的借口。

207. 我说不想逐点回答他。我只想澄清我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可能没有谈到的几点。

208. 首先，我要声明，我在安理会从来没有说过，希族和土族塞人之间不需要接触。罗西迪斯大使竟以为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深感遗憾。

209. 有时候，借口比所作的说明还要糟。罗西迪斯先生想为土族塞人在法马古斯塔被捕这件事所作的解释，就是这种情形。

210. 在我今天上午的发言中，我提到三名土族塞人遭到的待遇。我说他们正在访问一个希土两族混居的村庄——就是说有了接触——在回家途中，他们遭到希族警察不文明的对待。试想，这三个人曾积极参加该社区的政治活动，陪同塞浦路斯副总统库楚克先生访问那个村庄，而在回家途中竟因为没有看到交通指示灯被抓进了警察局。我相信他们出示了身分证明，但显然没什么用。就是按照罗西迪斯先生的说法，也得承认这三名土族塞人只不过是看不到警察的手势就遭到搜查。这完全表明了，在希族塞人控制的地区，土族塞人遭到怎样的待遇。

211. 我在今天上午说得很清楚，土族飞地的面积比希族塞人控制的“重要”军事区域小得多。我也曾提到塞浦路斯副总统的声明，其中说明具有正当理由的没有武器的希族塞人可以进入土族飞地。

212. 他还谈到了轮调问题，军火、大炮，军官等等。但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罗西迪斯大使费了很大的力气想为安全理事会编写一份新的报告。不过，我认为他并没有得到特别授权，允许他现在向我们提出这样的报告。我们已经有了了一份全面的详尽的报告。所以我不想再谈这件事；但我要声明，我否认他一切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无论如何，我相信罗西迪斯大使尽可以在秘书长的下次报告中查证真正的事实。

213. 虽然在联合国里，一个发言者常常声称要简短，却讲得冗长无比，我希望我能按照我的习惯，尽量简短。

214. 今天上午在安全理事会的辩论非常清楚地显示，塞浦路斯目前存在着不安全而紧张的气氛。正

如秘书长报告强调指出的，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安理会各理事国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指出了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我今天上午在主要发言中已就此问题说明了我国政府的观点，现在不再重复。可是，我要声明，我今天来参加辩论，感觉很复杂，既惋惜塞浦路斯的现况，又希望到明天这种情况能有所改善。尽管如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安理会的这次会议上看到了足以令辛劳工作中的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代表鼓舞的信号，就是以善意和互相容忍的精神工作，以期就立宪政府问题达成实质协议，保证两族的和谐繁荣生活，保证基于相互尊重各自的正当权利和利益的关系，同时保障两族所需要的安全。

215. 明白而诚心地放弃希塞统一政策无疑是两族间谈判要取得进展的基础。我敢说今天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中已出现了这样的讯息。我要感谢和赞扬在他们的发言中对这样的气氛作出了贡献的会议桌上的各位代表。

216. 在结束之前，我要说，对于主席先生、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和我的希腊同事为我国最近遭到地震灾难而表示的同情和慰问，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都深为感动。

217. 谢谢你们。我将把各位同事充满友谊和了解的同情之意转达给我国政府。我深信我国政府和土耳其民族将深深感激各位的同情。

218. **主席：**请塞浦路斯代表第二次发言。

219.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我知道时间已经很晚，不应当让各位理事再逗留在这里，但是，我要就土耳其代表对我提出的问题说几句话，也就是说，正如这件公函所提到的我们是否愿意放弃同希腊合并的计划，专心谋求基于妥协的解决办法的塞浦路斯独立，这种妥协的解决办法应当包括政治和经济的要素在内，而且应当保护两个社区的既得权利和合法权益。我们知道什么是这两个社区的合法权益。这一切都是联在一起的。我们必须赞成所有这些事情。照他们的说法，两个社区的合法权益是维持一个分裂的国家——一如我所说过的。他们说塞浦路斯土耳其社区的合法权益是在使国家分裂。我们不接受塞浦路斯的那种分裂，因此，我们也无法接受这些建议任何一项。

安理会也不是宣布放弃政策或主张的地方。可是，安理会是注意留心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说的话的地方。他在第 83 段指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而我已经在我的发言中很明显地以及很着重地接受了这项指示。我说过我们赞成这个解决办法，而且把秘书长的声明当作一项再次申明，认为这个解决办法是这个问题的正当解决办法。我们说过，我们将走这一条路线，因为我们已经在走这条路线，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220. 但是，我还未曾听到过土耳其代表对这一段说过一句话。理事会的多数理事都已经就这一段发言，这是重要的一段。它并不叙事，而是秘书长凭他的智慧在报告中建议的事情。因此，不要独立而要和希腊归并的一方面却是接受这一段的一方面，而谋求独立的另一方面却是不接受那一段的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说得很清楚独立决不是一种瓜分主义的独立，这种独立将使国家分裂并在这个国家的伪装之下把它瓜分。因此，究竟土耳其代表是否同意不谈放弃的事情而接受秘书长在那一段所建议的呢——或者他还是在反对这项建议？这是我给他的问题。而这一点，我认为，已不需要再对这个问题说些什么了。

221. **主席：**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222. **巴尤尔肯先生（土耳其）：**我只要说一分钟。在我的心目中很明显的罗西迪斯大使无法回答要不要放弃合并政策，更无法放弃合并政策。可能如果他放弃，下一次会议我们便不会看到他坐在议席旁边的座位。我认为这一点很明显，而且好在现在理事会也已经看清楚了这一点。

223. 罗西迪斯大使刚才提到了秘书长的报告。我以为不顾上下文意义，硬从一个重要文件抽出几句话，想靠这种断章取义方法得到一些便宜是求和解成功最恶劣的可能方法。人们绝对不应该容许言词受到曲解。我知道得很清楚，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无论说什么，为的都是要帮助当事双方。事实上，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日报告中说过——让我顺便添一句：罗西迪斯先生似乎把他的这许多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措辞上，因此极力设法要在理事会今天通过的文件内找到一些同这些方针相合的东西——下面的话：“双方也都已经表示，可以把两个社区都参加的

独立、主权、统一的塞浦路斯国家作为根据，作出一个解决办法。”〔S/10005，第 120 段。〕

224. 因此，凡是秘书长审酌所有事件和文件的意义提出的建议都只是为了要帮助当事各方的，而且，正如理事会许多理事已经说明的，这个建议是同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 186(1964)号决议调和的。

225. 如果罗西迪斯大使查阅这项决议，他便会了解秘书长的建议并不是要使他高兴的建议。而是一个旨在帮助当事各方的建议，所以一个人不应当只看一个字或者看另外一个字，而是应当注视问题。正如安全理事会一位理事今天所说的，不管通过多少决议都无法解决问题。当事各方都应当设法培养保有国家观念而且应当设法保有隶属于塞浦路斯的意识。我还未看到对这一点的有任何答案。我知道不会立刻就有答案。

226. 我把我在今天上午会议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不同的是下面这一点：土族社区要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罗西迪斯大使似乎很想现在立刻在这里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我想各社区的代表们已经在设法做到这一点。

227. 正如我在大会说过的：

“土族社区是塞浦路斯国家合伙人之一，也是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的合伙人之一。塞浦路斯是土族和希族塞浦路斯人的国家，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伸展增添部分。塞浦路斯是两个社区都能在他们的传统和宪法的人格范围内彼此继续一起生活的单一体。一旦两个社区之一排斥另一个社区的完整人格和安全，塞浦路斯便失去统一团结。唯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民主的原则和我们宪章的教训才能盛行。”^①

这是我在联合国第二十五周年纪念时说的话，我在这里把它再说一遍。

228. **主席：**我有印象，塞浦路斯代表感觉到有第三次发言的必要。如果是真的，我现在请他发言。

^①《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一八八二次会议，第 268 段。

229.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 我们的话正在变得愈来愈短一直减少到一句话为止。这一句话是说我知道土耳其代表无法接受秘书长所提的确切建议。我不知道在秘书长的其他报告中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但是这些其他报告并未载有一项请求。这是提出来的请求, 也是我们所关心的请求。我们并不关心其余各部分。巴尤尔肯大使坚持要我答复库楚克先生的请求。这不是我的事情, 这里也不是讨论库楚克先生要在他的公函中提出的事情的论坛。我们在这里所有的是秘书长的请求。这是请求, 并不是其他的话。

我们并不要接受所有的声明。我们要接受这个请求, 他的请求是很清楚的。我知道巴尤尔肯大使不会接受它的。

230. **主席**: 现在轮到土耳其代表感觉到同样有发言的必要, 我现在请他发言。

231. **巴尤尔肯先生**(土耳其): 我敢说, 我同意秘书长提出的不脱离他各个报告和所有文件以及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的意义的建议。

下午七时三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в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